

中国山名论稿

孙冬虎 李汝雯 著

地质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中国山名论稿》是一部研究我国山岭名称的专著。它在整理相关的古代文献基础上,以现代地名学观点,分析了历史上山名的结构变迁,重点阐述了清代吉林、新疆少数民族语山名的汉字译写和语义类型,对山名研究在当代科学中的应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可供地理、测绘、历史、语言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山名论稿/孙冬虎,李汝雯著.-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8

ISBN7-116-02803-X

I. 中… II. ①孙… ②李… III. 山(地理)-名称-研究-中国
IV.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39 号

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责任编辑:王 璞 祁向雷

责任校对:田建茹

*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625 字数:55000

1999年8月北京第一版·1999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册 定价:5.50元

ISBN 7-116-02803-X

K·143

(凡购买地质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处负责调换)

前 言

就一般情形而言,山名是地名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相对较少的一类,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减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边疆地区,山脉、山岭、山峰的命名依据与名称的书写形式、语言归属,往往在某些方面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家林超先生所作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4期);70年代后期,地名学家曾世英先生与杜祥明先生所作的《我国西部地区的外来地名》(《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是清理外来地名,对山名正本清源的佳作,显示了山名正名和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意义。

这本小册子,是我们根据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项目“我国山名的地理意义及其规范化研究”进行过程中形成的部分成果。我们试图通过“我国山名的历史记载及其结构变迁”一节,显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概貌。“《万山纲目》的成书过程与学术价值”作为上一节的补充,以期引起对这部几近湮灭的山文地理及山名研究著作的注意。“《元和郡县志》中的山岳命名类型”一节,归纳了该书所载山岳命名的依据,以便认识汉语山名语源的基本特点。“清代吉林、新疆少数民族语山名的汉字译写”一节,根据方志资料和专门文献的记载,选择典型区域进行分析,旨在反映历史上地名译写工作的若干侧面,

目 录

前言

- 一、我国山名的历史记载及其结构变迁…… (1)
- 二、《万山纲目》的成书过程与学术价值 … (13)
- 三、《元和郡县志》中的山岳命名类型 …… (24)
- 四、清代吉林、新疆少数民族语山名的汉字
译写 …………… (30)
- 五、清代吉林、新疆少数民族语山名的语义
类型 …………… (43)
- 六、山名研究的科学意义举隅 …………… (62)

一、我国山名的历史记载 及其结构变迁

我国的测量制图与地理考察发端很早,但传统上却长于记水而拙于记山。受自然条件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山文研究相对薄弱,人们对山名及其所指地域,往往只有比较模糊的认识,这显然有碍于区域测绘和地理研究的完善。清理我国山名记载的渐进过程,分析山名结构形式的变迁,有助于地图上山名注记的规范化,对于发掘山名的地理内涵也不无裨益。

(一)《山海经》中的山名及其结构形式

随着地理知识的积累,文献中的山名逐渐丰富起来。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若干山名^①。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左传》,都提到了少量的著名山岳。而先秦时期最集中记载山名、描述山岳的文献,当推《山海经》。这部著作自古号称奇书,西汉刘歆认为是大禹、伯益所记,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所为。在流传过程中,错简讹脱、增削改之处不少,但它作为先秦旧典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今本《山海经》十八卷,分《山经》五卷和《海经》十三卷。对于探讨山名而言,《山经》五卷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这五卷又称《五藏山经》。《山海经·中山经》结束说,“禹曰,天下名山,经(按:指禹经过)五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

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其言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山经》载山 447 处，《海经》约载 140 余处，总计约 580 余处，这是先民留下的一份完整的山名记录。

《山经》把我国的山地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走向系统，每个系统各有其起首、结尾与伸延方向。用简短的语句叙述山岳名称、动植物、矿产以及相关河流，是《山海经》记载山岳的一般特点。例如，《中次二经》：“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而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有关的研究者指出：“《山海经》自古号为难读之书，部分地名难以确指，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山海经》中的许多地名，多可确指其所在。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今仍其名，一直到今天，名字还在沿用；二是昔存其名，往往散见于历史载籍；三是部分处所名虽不存，而其地之所在，根据地理形势、各地之间的关系、经文所叙述的范围及音义所陈等等因素，尚可推知。通过对这些地名的确认，甲地和乙地的关联的认识，就完全可以知道《山海经》所云各种事物发生的所在，《山海经》作者经历的线路或者说《山海经》介绍的客观地理环境的线路，从而对《山海经》所述的全部范围获得明白的认识^①。”对于其中的山名也是如此。

《山海经》所载山名，代表了先秦时期山名构成的一般状况。我们以袁柯《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本为依据，将山名的语词结构作了分类统计。由于重在考察山名的语词特征，所以，同名异地者只计一处，而同地异名者则重复计

① 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

入,但不包括在流传过程中因版本不同而形成的异写。为使研究的脉络更为单纯清晰,只讨论以“山”为通名者,而将少量“丘”、“墟”略而不计,以避免意义上的含混。在这样的条件下,全书得山名 585 处。分类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山海经》山名语词结构统计

结构形式	山名示例	数量	所占山名总数比例
单字专名+山	天山、方山、龟山	202	34.5%
单字专名+之+山	金之山、岳之山	2	0.3%
双字专名+山	不咸山、昆仑山、九嶷山	45	7.7%
双字专名+之+山	太华之山、太行之山、发鸠之山	313	53.5%
三字专名+山	天台高山、麀鑿钜山	2	0.3%
三字专名+之+山	南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	2	0.3%
四字专名+山	鸟鼠同穴山、不周负子山、禹所积石山	12	2.1%
四字专名+之+山	先轸大逢之山、鯀攻程州之山、禹所积石之山	5	0.9%
五字专名+山	三天子之都山、禹攻共工国山	2	0.3%

上述统计所显示的地名现象,标志着《山海经》成书的先秦时期,正经历着一个山名结构的过渡阶段。我们今天常见的

“专名+通名”的构词模式，在那时虽已基本定型，但发展尚不充分。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上表显示的九种构词形式，有四种在专名与通名之间含有虚词“之”字，以表示一种限定性。从语言发展的历程看，山名中的“之”字日后尽皆脱落，发鸠之山、太行之山、太华之山依次变为发鸠山、太行山、太华山，其余依此类推。我们知道，包括山名在内的地名，是专有名词或词组的一部分，它们是在语言发展比较成熟的某个阶段开始大量出现的。由说明性、叙事性的普通名词或词组，到精炼简洁的专有名词或词组，是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而这个虚词“之”，正表明其所附丽的山名尚未完成这个蜕变。在通常情况下，在地名发展的较早阶段，通名之前的语词越多，其叙事、说明的特征越明显，如不周负子山、鲧攻程州之山、禹攻共工国山等等，其专名部分无疑在述说历史事件，这样的长地名随着口语的提炼，一般被简化或替代，其本来面目则只存在于少量的文献中。上述统计证实，先秦时期，以双字专名加“之”字再加通名，是比较普遍的山名构词方式，占 53.5%，而单字专名加通名稍次之，占 34.5%。从语词的实际功能分析，双字专名加“之”字再加通名的结构，可以看作双字专名加通名这种形式尚未完全形成之前的一个变体，前者正是蜕变成后者的基础。山名语词结构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各自的重要程度不同所致。使用频率越高，得到口语提炼的机会就越多，结构自然越趋简明。而与此相对的另一一些，结构的变化则显得滞后了。

《山海经》流传既广，后世多种版本在刊刻中难免错讹纰漏，这就产生了一个山名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写法的现象，例如：仆勾之山一作仆夕之山，又作仆多之山，显系勾、夕、多三字形态相似而讹。类似情况见下表：

《山海经》山名之异写

山名	异写	原因	山名	异写	原因
即公之山	即山	简化	帝囡之山	帝箇之山	字形相似而讹
岳之山	岳山		神囡之山	神箇之山	
踣隅之山	踣隅山		敖岸之山	猷岸之山	
楮山	楮州之山	增加说明	泰冒之山	秦冒之山	
灌湘之山	灌湖射之山	变更词义	堂庭之山	常庭之山	
大誓之山	林苦之山	字形相似而讹	符惕之山	符陽之山	
支离之山	攻离之山		章山	皋山	
申首之山	由首之山		彭馘之山	鼓馘之山	
皮母地丘	波母之山		发爽之山	发丧之山	
辰阳之山	辰阳之山		槐山	穉山	
先榘大逢之山	光榘大逢之山		荣山	茱山	
合谷之山	金谷之山		仆勾之山	仆夕之山	
长右之山	长舌之山			仆多之山	
孟子之山	孟子之山		暴山	景山	
荀林之山	敬林之山		缙氏之山	侠氏之山	
崧山	密崧		歷石之山	磨石之山	
禺橐之山	禺橐昆之山		盧其之山	憲期之山	
係昆之山	僕昆之山		器难之山	踣难之山	
风伯之山	凤伯之山		檀谷之山	檀谷之山	
洵山	旬山		難号之山	惟号之山	
			蠱尾之山	蠱尾之山	

上表所示山名异写,以字形相似所造成的占绝大多数,从当代简化之前的繁体字中看得更清楚。由于后世记载较少,而且山岳定位模糊,这就更难查证各自的是非。

(二) 汉代之后山名的记载与结构变迁

在《山海经》之后，东汉马融、郑玄注释《尚书·禹贡》，将其中记载的我国主要山岳分为由西而东逐渐散开的四列。四列可再细分为九段，即“导九山”。马融又将其归纳为北中南三条。三条、四列、九山，构成我国古代关于山岳分布的主要学说。其间提到的山名，已较《山海经》为简括。汉初学者缀辑周秦旧文，作成训诂著作《尔雅》，其中《释山》篇比较系统地说明了山岳命名的语义根据，如“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岭”。这是山名语源研究的重要开端。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也有《释山》篇，继承和发展了《尔雅·释山》的观点。到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张玄之有《吴兴山墟名》问世。山墟即山岭岗丘之意。该书记载吴兴郡的山岭及若干湖溪的命名理据，可称为区域专类地名（尤其是山名）研究的佳作。从后人辑佚的六十余条看，山名的结构与现代常见的专名加通名的形式无异，《山海经》山名中有过的“之”字那一类虚词，早已脱落净尽。《吴兴山墟名》涉及的区域还十分有限，到了统一强盛的唐代，才在《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中全面记录整个国家的山名，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括地志》是唐贞观时期的全国地理总志。它所记载的山川都邑、名胜古迹，主要以《贞观十三年大簿》为蓝本，全国划分为10道、358州，诸州之中包括了41个都督府，共1551县。次年平高昌，又增加了2州6县。《括地志》对不少山名作了语源、地望的考证，并指出了某些特殊的地名现象。例如，解释山名由来：“尧门山，俗名石门，在雍州三原县西北三十二里。上有路，其状若门，故老云尧凿山为门，因名之，武德年中

于此山南置石门县，贞观年中改为云阳。”解释一山数名：“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独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亦名蒲山。此山西起雷首，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考定山名地望：“定州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盖都山也。《帝王世纪》云望尧母庆都所居。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尧山，南望庆都山也。《注水经》云望都故城东有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孤、都声相近，疑即孤山。”诠释若干外国山名：“王舍国，胡语曰罪悦只国。其国灵鹫山，胡语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头似鹫。鸟名耆闍，鹫也。崛，山石也。”从这些例证中，应能一览《括地志》研究山名问题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它指出了绵亘千百里的山脉，名称“随州县分之”这样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认识山岳命名规律很有帮助。

在《括地志》面世 170 余年后，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相对完整的全国总志，原有图和志 40 卷，目录 2 卷，共 42 卷。仿《括地志》的成例，以《贞观十三年大簿》规划的十道为纲领，配合当时的 47 镇，分别记载各府州县的自然和人文状况。图的部分在北宋时已亡佚，志的部分到南宋时也有些缺遗。因此，南宋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径称之为《元和郡县志》。流传至今的文字部分也只有 34 卷了。据初步统计，全书载山名（取舍标准及统计方法与前举《山海经》山名统计相同）694 个。其中专名为单字的，如庐山、荆山之类，有 158 个，占 22.7%；专名为双字的，如白登山、八公山之类，有 523 个，占 75.3%；而专名为三个字的（包括出于逸文的“鸣石之山”）只有 13 个，占 2% 尚且不足。可见，这时的山名形式已颇为整齐。《山海经》中的那些长地名已不复存在，

即使与《山海经》有渊源关系的、或直接由前者稍作改变而成的山名,原有的虚词“之”也毫无踪迹可寻了。《山海经》中的牛首之山、王屋之山、三危之山,在《元和志》中依次称为牛首山、王屋山、三危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今本《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所收清末缪荃孙辑录《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三“禹州”条下有“鸣石之山”,并征引《太平寰宇记》:“《山海经》曰,‘长石之山,洪水出焉,山多鸣石’,即此也。”但在《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横州“宁蒲县”条下,该山只作“鸣石山”,并无中间的“之”字,辑录者因所据版本不同抑或笔误,均有可能致此异写。但有此一条疑问,并不影响山名简化的总趋势。在专名为三个字的其余12个山名中,峨眉大山、中峨眉山、小峨眉山显系由峨眉山派生而来;小积石山、小铜梁山、姑臧南山,与积石山、铜梁山、姑臧山有着某种相对关系;白马塞山、鸡鸣峡山、风陵堆山,则是以部分地物命名整个山岳;华不注山在《左传》中只作“华不注”,“山”字肯定是后加的。唯有热薄汗山、折罗漫山与众不同。折罗漫山亦作时罗漫山、初罗漫山,皆由字音相近而致。《元和志》卷四十陇右道伊州伊吾县条下称:“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折罗漫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匈奴谓之天山,过之则下马拜。”同卷西州前庭县条下:“天山,夷名折罗漫山,在县北三十里。”据此可知即今新疆境内的天山东段。“折罗漫”译自匈奴语。热薄汗山一名康狼山,在今甘肃榆中县西南。从语词上分析,“热薄汗”不像汉语,极可能译自我国古代西北地区某一少数民族的语言。这是唐朝经营西北的一种间接反映。在《元和志》之后,比较全面地记载山名的巨帙,有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但山名结构大致与此前无异。

(三)清代山名记载与结构形式的丰富

山名记载与山名结构的重大变化,是在元、清两代开始的。非汉族政权从北方崛起而入主中原,无疑更加重视他们的发祥地与周边地区。这样,原本轮廓模糊甚至于史无征的地区,在史志中的记载渐渐多起来,山名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清代在这方面的作为尤其明显。

为体现统治者的文治,乾隆帝命大学士傅恒等编辑《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以满、汉、蒙、藏、托忒蒙古、维六种文字对照,阐释新疆、青海、西藏的地名和人名的音义。其中地名部分有“地名”(指政区、聚落、牧点等)、“山名”、“水名”之别。乾隆二十八年(1763)成书。该书在每条地名下,首列满文,再列汉字,以下依次是汉字标注的该地名的“三合切音”,以及该地名的蒙古字、西番字(即藏文)、托忒字、回字(即维文)的书写形式。在每个地名的汉字形式之下,一般记载其语种、语词意义、命名原因,少数兼及与地名相关的历史事件。例如,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天山南路回部所属诸山》:“爱呼木什塔克:回语。爱,月也;呼木什,苇也。苇塘深暗,旅人见月乃得行,故名。”其他山名的解说与此相仿。在清代如此集中地阐释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语山名,还是不多见的。《西域同文志》代表了那个时代少数民族语山名研究的水准,是后人追溯山名语源、含义的依据之一,至今仍被地名研究者所重视。由于这些用汉字译写的少数民族语山名的增多,山名的语词结构形式显然越来越多样化了。

不论是开疆拓土的强盛时期,还是边患严重的衰微阶段,边疆地区历来受到人们关注,编修地方志就是一种重要标志。

其中的代表著作,东北地区有杨宾《柳边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萨英额《吉林外记》等。北部内蒙古,则有张穆撰、何秋涛校补《蒙古游牧记》。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在天山南北测图,刘统勋随队考察记录沿途山川地名,后编成《皇舆西域图志》,记载了当时新疆全部及甘肃嘉峪关以外地区疆域和地名的状况。西南方面,黄沛翹《西藏图考》等比较著名。这些方志大都注意阐释区域性的汉语地名用字,对非汉语地名的语源、语义及其汉字译写,也尽可能详细地交待明白。例如,《柳边纪略》卷一:“边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岭,如欢喜岭、盘头岭之类。戴石者曰拉,亦作砬,如拉伐、必儿汉必拉之类。平地有树木者曰林,如恶林、王家林之类。山间多树木者曰窝稽,亦曰阿机,《盛京志》作窝集,《实录》作兀集,《秋笈集》作乌稽,如那木窝稽、色出窝稽、朔尔贺绰窝稽之类。瀑布曰发库。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宽甸子、张其哈喇佃子之类。坡陀曰阿懒。山之锐者曰哈达,如山阴哈达之类。”其间既有汉语东北方言,又有满语地名的汉译,是关于山岳通名的宝贵资料。至于卷帙浩繁的《大清一统志》,对边疆非汉语山名的记载更为详细。以《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六十七“吉林一”及卷七十一“黑龙江”为例,吉林卷“山川”部分,作为独立词目出现的“山”、“峰”、“岭”、“冈”、“崖”、“峪”有136个,其专名部分是汉语或基本可断定为汉语的,只有20个山名、5个峪名、1个崖名,占19%。在汉语的寿山、蒲泊山、半截塔山之外,满语或蒙古语山名的音译汉字,如伊兰穆哈连(满语:三弹丸)山、阿勒坦额默勒(蒙古语:金鞍)山、布尔图库苏巴尔罕(苏巴尔罕,满语:塔)山、珠噜喀勒毕库(满语:双快箭)冈,使专名部分的字数大大加长。黑龙江卷“山川”部分载山、峰、岭33个,只有“望

安山”一名似汉语但也不能肯定,其余则无疑是满语或蒙古语等的汉字音译,如伊克库克图(蒙古语:大青)山、扎喀喇喀(满语:裂开)峰等。在清代刊行的《大清一统舆图》中,由于测绘技术的进步,图上地名的定位已相当准确,同时比较重视边疆和域外非汉语地名的译写。汪士铎代严树森作的“后跋”说:“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而其大略,则必拉,河也;色禽,河源也;鄂漠,大湖;泊,亦湖也;阿林,山也;达巴汉,岭也……”。清代对吉林、新疆等地少数民族语山名的汉字译写,进行了较多的调查与规范化工作,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讨论。随着山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受汉字表音缺陷的影响,用汉字译写的非汉语名称往往较长,给图上标示也带来不便,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四)我国山名记载的连续性

我国山名的记载保持了较好的连续性。在先秦时代产生的《山海经》,是山名研究的重大收获,表明了中国人民古代的地理视野是何等开阔。由于它的出现,给我们留下了山名溯源与结构变迁研究的重要线索,象征着一个对山岳认识已达较高水平、而山名正由叙述性的普通语词向专有名词或词组过渡的阶段。汉代以后的典籍中,《山海经》所载的叙述性的长地名被逐渐淘汰、简化,从前在山名中广泛存在的虚词“之”则迅速脱落。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反映了这一过程的完结。语言尤其是口语的发展,对山名的简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过了一个平稳的阶段后,元代和清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增加了对边疆非汉语山名的记载,而清代的影响要更大

些。汉字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而表音则是其不足之处，这样，以汉字译写非汉语地名，一个名称往往需要写五六个乃至十余个汉字，从而增添了一部分较长的、不可能通过书面形式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的山名。山名的结构由此丰富起来，但在中文版地图上，如何根据制图法则科学地标示它们，则成为一个持久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汉语山名已走过了由繁趋简的过程，非汉语山名的音译汉字，或许也需要这样一个变化，这对于制图及日常应用都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后期，浙江黄岩人李诚，著《万山纲目》六十卷，对我国历史上关于山岳和山名的记载，作了总结性的汇聚和归纳。这是清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专门文献，同时也是以传统地理学思想研究我国山岳地理和山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足以标志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详加讨论。

二、《万山纲目》的成书过程 与学术价值

清代是一个对传统学术作出总结的时代，在山文地理和山名的研究方面，李诚撰《万山纲目》，就是这样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历史上专门记述山脉的文献并不多见，《万山纲目》理应受到重视，但长期以来它却几近湮没无闻。

（一）作者及书稿刊刻简况

李诚生活在清朝后期，生卒年月不详。《清史稿·儒林传二》有一段关于他的简短记载：“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拔贡生，官云南姚州州判，终顺宁知县。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首牖汉魏诸家之说，次采近人精确之语，而唐宋诸儒之征实者亦不废焉。尝谓记水之书，自酈道元下，代不乏人，而言山者无成编，乃作《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清史稿》卷四八一）此外，《万山纲目》刊本卷首所附《国史儒林传稿》记载，“李诚，字师林，号静轩”，自顺宁知县告归后，“受知于制府阮元，委修《云南通志》”。而李诚《新平县志·序》表明，道光四年（1824）他曾任新平知县，六年（1826）四月纂修成《新平县志》八卷申送省通志局。这段经历应在辅助阮元修志之前。这时期，李诚就非常重视山川的记述，认为“山川为志书正面文字，近人反多漏略，失其本矣”。